

再生

第 四 卷 第 八 期

目 要

廬山禮賢之政治意義

記 者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四〕

張君勱

——國家之性質——

美國貨幣膨脹問題的解決方法

樺 山

明治時代的日本思想界

王錦第

書信一通——與湯錫予

熊子真

對話——領袖人物

孫寶毅

中國往那裏去？

馮金白編 三十二開本 二八八頁

實價二角五分（郵票代洋）
實足通用）

我們所要說的話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要什麼樣的制度

民主獨裁以外的第三種政治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

我們與他們

這幾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國內當代有名的學者。對於中國建國問題有詳備扼要之敘述，絕非空洞不切實際者可比。在此國勢岌岌之時，本社特刊印公世，以供研究中國問題者之參考。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啟

再生第四卷第八期

目錄

廬山禮賢之政治意義

記者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四)

張君勱

——國家之性質——

美國貨幣膨脹問題的解決方法

樺山

明治時代的日本思想界

王錦第

人物誌

壓迫英位遜位的鮑爾溫

驚蟄

書信一通

與湯錫子

熊子真

對話

領袖人物(一)

孫寶毅

再生社叢書一覽

- | | | |
|------------|------|-------|
| 唯物辯證法論戰 | 張東蓀編 | 價一元四角 |
|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 張君勱著 | 價九角 |
| 菲希德對國民演講 | 張君勱譯 | 價五角 |
| 史太林治下之蘇俄 | 張君勱著 | 價一元二角 |
| 中國往那裏去 | 馮今白編 | 價二角五 |
| 新時代的民主主義 | 朱亦松著 | 價二角五 |
| 全民族戰爭論 | 張君勱譯 | 價一元 |
| 明日之中國文化 | 張君勱著 | 價一元 |
| 中國之元學及道德哲學 | 牟宗三著 | 價二元 |

廬山禮賢之政治意義

記者

蔣委員長于今伏將禮請各大學教授及其他知識階級赴廬山會議，徵求救國大計。這個用意至善；但在政治上說，因為方式是傳統的禮賢方式，所以結果恐怕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我再加重點說，如果為的是粉飾太平，敷衍面子，那麼萬事皆休；如果想于國家，于民族有點效果，則我們以為此路不通。

這並不是說禮賢對於個人的聰明毫無補益，廣徵博問當然比孤陋寡聞強得多。但我們立言的立場却應當進一步。我們以為第一今日的禮賢不能與三顧茅廬同論；第二現代的政治不是幕僚的政治。

劉備訪諸葛，諸葛一篇隆中對真是說得天下大勢瞭如指掌，把劉備所應走的路向完全給規定出來，這真如有了指南針一樣，劉備說頓開茅塞，實是由衷之言。今日雖是禮賢，却不是訪賢；而且中央的路向又是早已決定了的；又天涯海角之時，一群士大夫皆默然不敢置一辭，皆夢然不能定一路，到了天威咫尺之時，則還不都是歌功誦德，長袖善舞之流嗎？所以雖是集精英于一堂，却是作八股于試場。

又現代的政治決不只是幕僚的政治，幕僚是個人左右的咨議，到了關於國家大計之時，不是幕僚的行動所能決定，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幕僚看所能奏效。此時，當推廣出去；向

集團方面想，向社會群衆方面着眼，向各種社團，各種經濟團體，各種政黨，方面交涉。此時的關係是一個政治的，權利的，責任的，而不是私人的，情感的，恭順的。若注意到這一點，則廬山禮賢根本不必要。現代的政治不是禮賢的政治，現在的國難問題也不是禮賢所能解決。現在所重要的乃是一個國民大會，乃是一個舉國一致政府的組織。廬山禮賢所表示的政治方式還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方式，廬山禮賢的政治意義是表示中國政治尙沒有現代化，且亦沒有向現代化走的意圖與預備。長夜漫漫何時旦？此吾人所以對此舉動不敢阿諛之主因也。

或者說，中國政治根本沒有現代化，既未現代化，如何能產生現代的政治方式？既不能有現代的政治方式，當然只好用傳統的政治方式了。這話亦不無相當理由，唯太懶了，太順水推舟了。我們以前曾說，一個開明階段是必須的。開明階段即是向現代化走的一個大路。我們又說政府當造成輿論與保障輿論，這也是向現代化走的大路。但這些，政府都是不願作的（並不是不能），不但不願作，而且極力的迴避與壓抑。然則這樣說來，中國不能現代化並不是中華民族根本無出息，乃是中華民族欲有出息而政府不讓她有出息，把她的才氣壓回去了，沒有把她的潛藏的可能實現出來，發揮出來。此誰之咎也？我們能以客觀的社會，或整個的國家民族之程度不夠來論嗎？這不是事實的可能不可能的定命問題，乃是爲不爲的意志問題。既是意志問題，我們不能諉過于事實或社會；我們對政府下批評仍是對稱的。

國論第二卷第九期有李璜先生政府·社會·人民一篇論文。他說「中國有政府，有人民，而沒有社會。中國人有政治生活，有個人生活，而沒有社會生活。」這是很精透的一個觀察。他說：

從前中國人的社會本來只有家族社會，舊日中國人的生活本來完全吸收在家族生活裏，一旦家族社會崩潰了，其他的社會組織或未真正成立，或簡直受了阻碍，因此中國人的精神或行動每個人都如在大海孤舟之中。……

現在我們暫且不談這個狀態的是非問題，單從政府統治方法上着眼，照我的看法，以及本着我在上面的說法，政府要抓住人民，既不能從一盤散沙的每個分子上着手，則在這個社會崩潰的今日，只有趕快幫助人民創造新的各種社會生活，提倡新的各種社會組織，然後政權方有所依据，統治方有所着手，而不致空中樓閣，飄搖無定。

這兩段話我以為真道着了中國的要害。現行政府不但不認識無社會生活的危險，還極力壓抑社會生活的發展與滋生。其用意是很容易看出的。因為傳統習慣的不易除掉，因為獨裁方式的容易傾向，所以近年來的軍事政治以及各方面無不表示着從各個分子上着手的政策，無不表示着化整為零使其成爲散沙的政策。將要實現的廬山禮賢就是這種政策的反映。然而這種政策決非國家民族之福，亦決非統治者之福。在此，我願再引李璜先生一段話：

中國今日政治的口號及其理想，無論那一派，都要求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並且就國

際形勢的推動，國內經濟生活的變遷，與乎交通的進步，知識的接近，種種方面來看，在趨勢上，近代國家的建立也是其勢不能不做的。然而廿年來，隨着這個趨勢所發生的新的社會組織，乃處處受着阻碍，使他無法健全的成長起來。一盤散沙的狀態因之更甚于舊日家族社會的時代，而政府又欲做照現代國家的治理辦法，事事顧到，于是便非常困難，處處發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踟躕情況。因為一個近代式的政府，無論人才如何的充分，組織如何的完善，要求他一手一足，直接的事事到底，做到每一個人身上，終是不可能的，必得要近代式的許多新的社團，替政府作大部份監督和貫徹的工作，然後百事始能為有效的推動與進展。

這段話即實足表示出散沙政策之非福。然而必欲行之何也？我們根據以上的論點，我們願意于廬山禮賢之時，說這一套不甚入耳的言論，以貢獻一得之愚，以建立救國大計之另一路向。不知當局肯聽否也？不知統治者肯變換脚步否也？另一路向為何？曰

1. 中國的現代化是勢所必趨的，雖有大力莫之能挽，日事背道而馳，則必心勞意拙，非國家民族之福，亦非個人之福。

2. 現代化的根據是在社團與政黨的扶持與保障。

3. 現代化的政治方式是集團的，權利的，不是個人的，禮賢的。散沙政策必須去掉。

4. 政府須建築在社團與政黨之上。

5. 從速扶助並預備建築近代政府的根據以向開明路上走。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四】

張君勳

——國家之性質——

國家之爲國家，其顯然不易之元素三，曰領土，曰人民，曰主權，歷來之治政治學與憲法學者，對於此種分析，向無疑問，蓋此三元素爲其見共聞之事，故得人之同意也易。反是者，國家之本性，其爲有機體乎，其爲機械體乎？其出於英雄之造成乎，其出於社會契約或民族精神之孕育乎？則甲是乙非，絕無定論，茲將以上兩點依次述之，並究其甲是乙非之由而折衷之。

自西方言之，希臘時代亞典之所以自稱者，曰「 Polis 」譯言市府。市府之中，有政府，有民意機關，有法官，蓋彼等心目中視市府與國家同爲一體，故謂希臘人之觀念中，市府即國家（ City, State ）可也。其在羅馬時代，稱羅馬城爲治體（ Civitas ）或曰共和國（ Reipublica ）至於意大利或他省皆爲羅馬之附屬，直至一五七六年法儒布丁猶名其政治學書曰「 La Reipublicane 」。故羅馬至中世紀時代國家之第二名實爲Reipublicane。自十

六十七世紀以降，英文之 State，法文之 Stat，德文之 Staat 始漸流行，而成爲今日國家之定名，蓋指居於一定土地而上而受治於統一的主權下之人民之集團言焉。

關於國家之定義，略舉過去，與現在歐美學者之言如下：

哥羅修氏（ Grotius ）之言曰：

「國家者，自由人之完全社會，其互相結合也，所以共享公是之益與公共實惠。」

哥氏之說，源於羅馬之雪雪羅氏，意謂國家之所以成立，有二礎石，一曰公共之是非觀念，二曰利益之共享。

德人柏倫智理氏（ Bluntschli ）之言曰：

「國家者，有政治組織之人民，居於一定領土之上者也。」

英人霍爾氏（ Hall ）之言曰：

「團體之有集合的能力者，第一獨立管轄其領土內之人與物，第二其對待外國也，但遵守國際法之規

定而不受他國之指揮，第三其成立也可以永久，具此三資格者，可稱之爲法律上之人格者（Anderson in Law）。」

霍氏所謂團體之有集合的能力者，卽國家也，惟其以國際法爲立場，故尤注重於其對外之獨立。法人拉維蘭氏（Lavelle）於其「民主國之政府」中有言曰：

「國家者，獨立之團體，居於一定之土地上，其組織一期之久遠者也。」

各家中亦有列舉國家之原素者，甲爲一羣人類之集合，乙爲佔據一定之土地，丙爲有其最高統治之機關，執行其集合的意志，丁曰不立於他國指揮之下，前三點就國家內部言之，末一點則一國在國際團體間獨立之標幟焉。

十九世紀以來，國家之成立，以民族原則爲基礎，意謂同種族之人民，乃能立於同一國之統治之下，德意志之統一，意大利之復興，此原則之實現焉。歐戰前巴爾幹半島上各國之離土耳其而獨立，歐戰後波蘭，捷克之復興，亦此原則之實現焉。如是，今世之立國，其以民族之同一性爲標準乎？應之曰，非也。瑞士之立國，合德，法，意三種人而成，捷克國內有德國人種，英帝國之內有印度人

，有非洲人，有加拿大之法人，其種族尤爲複雜，如是，所謂國家者，不必爲單一種族，伸言之，同一國家，不必爲同一種族。因此之故，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一名詞，有當分別言之者。

伯倫智理嘗有言曰：

「民族者，各種職業不同地位不同之人民之結合，其種族，情感，精神之同，由於其語言，風俗，文化之同，因此覺其爲一體而有以自別於外人，至其是否立於同一國統治之下，可不計焉。」

「國民者 Volk, people, 一國家內各分子之集合，受同一國家之統治與組織者也。」

柏氏之意，因種族，語言，風俗之同而有休戚相關之感者，是爲民族，然固有同爲一族，而不立於同一國家之下者，如德國外之德人，有居於捷克，有居於波蘭者是。反是，所謂國民者，指一國以內之人民言之，其種族不同，而受治於同一國家之下則一，如加拿大之法人是。此二者之區分，一以種族爲標準，一以政治的統治爲標準也。

近世之言民族立國者，頗有混民族與國家而爲一，若二者爲同義異字之名詞，而實非焉。民族者，自然概念之。

turbegriff) 或種族概念 (Ethnic Concept) 也，既因種族之分界，而有其語言，風俗之殊異，此屬於自然界之現象，故德人名之爲自然概念，英人謂之爲種族概念 (Ethnic Concept)。至於國家云者，包含法律秩序 (Rechtsordnung) 之成立與政局之穩定 (Political Stability)。此則源於人類之行爲與人類是非善惡之標準，故德人名此曰價值觀念 (Wert begriff)，英人名此曰法律觀念 (Legal concept)，或政治概念 (Political concept)。凡爲政治家者，但知民族立國之可貴，至於國家組織之是否完善，則略而不問，不得謂爲善學。德相卑士麥與意之愛國志士馬志呢者矣。

各國以內，關於國家之定義，常因其國情之需要而定，英帝國既包舉世界一切種族，故其學者於民族性爲立國要素云云，絕少有主張之者。德人反是，德意志國之成立，以民族精神爲出發點，故其學者關於國家之定義：每以民族與國家聯結爲一。薩維尼氏 (Savigny) 有言曰：

「國家者，民族之精神之共同性之有形的格式也」

(The State is the bodily form of the spiritual community of the Nation)

麥克司溫德氏 (Max Wundt) 曰：

「國家者，由民族性之自覺的理性的動機中凝成一體也。」

溫德氏認爲國家之成立，由土地與血統二者之自然的共同 (Natürliche Gemeinschaft) 進而爲語言、風俗二者之自覺的共同 (Bewusste Gemeinschaft) 由自覺的共同，更進而爲教育與道德法律二者之理性的共同 (Verünftige Gemeinschaft)。簡而言之，溫氏以爲國家之政治法制的組織，由血統共同之條件中，一貫而下者也。

竊以爲以一民族組織同一國家 (One nation, one state) 其情感意志既同，其政治法制之組織易於就緒。

故根據民族性之共同，以期達乎國家之完善組織，自爲勢順理明之學說。然固有民族既同一矣，而政治組織尙未達於完善如吾國今日之漢族是矣，亦有民族雖不同一，而政治已入於正軌，如瑞士是也。如是，民族與國家，乃絕不相同之兩觀念也，其能合而一之者，乃民族之善於組織國家者，其不能合而一之者，則民族同一之條件雖具，而政治智識，政治能力尙未發展故也。對於後一類之民族，常因其民族同一之固有基礎，而導之以入於溫氏所謂理性的

共同，即國家是也。

凡上所論，皆關於國家事實方面之言，惟其爲事實，故各方意見之歸於一致也易。然國家云者，合多數人而成，有其統治之機關，有被統治之人民，治者之發號施令，非徒曰吾一人之意志，而必寄名義於國家，其徵稅也，曰國家之令；其徵兵也，曰國家之令；其理刑名也，曰國家之令；其徵孩童入學也，曰國家之令，然其所謂國家者，其本身性質之如何，不可不研究焉。茲舉各家相對待之說如左：

甲 第一、理性說

第二、強力說

乙 第一、生機體說

第二、機械體說

丙 第一、大人物說

第二、民族精神或社會契約說

(甲) 吾國有「成則爲王，敗則爲寇」與「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之諺，言乎政治上之是非功罪，決之於強力。其在西方，希臘之辯士 (Sophist) 亦有言曰：政府之於人民，猶牧者之於羊，其所以牧之也，爲一旦宰割之用

。政府之發號施令，皆所以爲強者計，非爲弱者計，故衰衰諸公口中之所謂公道，皆所以保護強力之利益而已。迄於近代，持強力爲國家要素說者，至今不衰，英之休謨氏 (Hume) 於其「原始契約」(Original contract) 中嘗論國家之成立，由於酋長率領部屬制勝他人，因而在休戰後，其統轄力自較他人爲強，且維持於長日月之中，言乎強力爲國家始生時不可缺之原素也。德之哈雷氏 (Carl Ludwiz Von Haller) 有言曰：法律也，國家也，非人工之產物，乃自然界中能力不平等之所造成，動物之中，強者吞噬弱者，人之所以制動物或凌駕同類者，亦復如是。推此現象，以及於政治界，則曰法律者，所以維持此不平等者也。波蘭之賈勃羅威茲氏 (Yumpłowicz) 曰，國家之統治，以少數之強者強迫多數人之服從。俄之列寧曰：國家者，所以壓制反對派而已。凡此諸說，皆以爲國家之本質在乎強力。

雖然，法之盧騷氏反對之曰，世雖有強者，不能永爲強者，惟其然也，非改造強力 (Strength) 爲權利不可，非改造服從爲義務不可。(社會契約第一卷，第三章) 此言乎強力之用有時而窮，必有是非或法律之標準，而後

此強者乃能久安於位，則於強力之外，不能不以人民之意志為基而立法制憲焉，此所謂理性是矣。德之黑格爾氏演盧氏之餘緒而名國家為倫理的意典之實現（The state is the Realization in History of the ethical Idea.），黑氏以為一國之中，有其風俗焉，習慣焉，教育焉，法制焉，皆出於人民意志（Will，或合理的意志（Reasonable Will）之所同欲，惟此諸制度皆出於理性，則謂國家為理性之外現（The state is externalised Reason.）有何不可乎？以上兩說之是非，姑置之不議，俟下章再詳論之。

(乙)十六世紀天文學物理學發達之日，歌白尼，克曉雷，格律雷諸氏以動（Motion），力（Force），質（Mater）諸概念解釋自然界之現象，培根氏嘗有物理學為諸學之母之書。霍布斯氏以為物質運動之說，既可施之於物理界，奈何不能施之於心理與人類乎？於是倡人類感覺（Human sensation）本於質點運動（Motion of Corporeal Particles.）之說，外界之質點運動，達於吾人之五官，由五官而傳於腦與心，而後吾人身上起一種反應運動（An answering movement），如是，所謂

感覺者，非吾人之主觀為之，而物質運動有以致之也。霍氏推廣其說於政治，謂人羣之始，一切人與一切人爭之社會也，彼等大權相爭之結果，無以自存，乃各放棄個人之自由，由自然狀態而進於政治社會，政治社會中之君主，必為專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y）。蓋其權力既強，乃能鎮壓一切紛擾，如是，人羣之中，無所謂情感，惟有力（Force）之束縛馳驟，此則霍氏國家機械體說也。

物理界之現象，若質之運動，質之分合，皆力為之也，反而觀之動植物，始為種子之孕育，繼則漸次長成，有其全體，有其官骸（Organ）有其機能，乃至有其生死之行歷（Life-process），若是者名曰生機體（Organism），植物雖具此諸條件，而不如動物之完備，至於人之為生機體，則駕乎一切之上矣。學者中反對國家為人為的無生命的機器（No mere artificial life less machine）之說者，則持國家為生機體之說（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而以國家比一人之身，在人為頭部，在國家為主權，在人為腦，在國家為法律與習慣，在人為意志，為感覺，在國家為行政官與法官，在人為口與胃，在國家為農工商，在人為血，分佈於全身，在國家為經濟財

政，與全國人之生死休戚，息息相關者也。學者中以國家比人身者，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德國為最盛，如伯倫智理氏不僅認兩方各部分之相似，且定國家為男性，教會為女性

，然伯氏雖能別其男女兩性，而此男女究無生殖子女之可

能，有何用乎？英之斯賓塞氏亦謂二者有相似之處。在低等動物，飲食，排泄諸機能集於一處，在初民社會，以一人而兼戰士，獵人與工匠；在高等動物官骸之構造，由單

調而複雜，在人類社會，有士農工商之分工；在動物之身，因一部分之不適，而為全身之病痛，在社會中因工人之

罷工，其他職業者同受其累；在生機中有血球之新陳代謝，在社會中則有分子之生老病死。斯氏再三研究之後，終

認為二者有不容比擬者在，其在生物，部分之與全體，有不可離之關係，其在社會，各分子雖同處於團體中，然仍

為各自獨立，此其異一。生物有腦神經，而社會則無，此其異二。因此相異之故，斯氏卒棄其國家生機體說，而置

國家重心於各分子之身，換言之，不以團體為重，而以個人為重。雖然，試細思之，國家生機體說，自有其不容抹

殺之點：第一，國家者，非徒分子之總和，而另有其超於個人以上之生命，國家固依賴其分子，同時分子亦依賴國

家；第二，國家之制度，猶之動植物，須經相當培養，非一時人力所能強為，如是，國家自身，非機械體也，而與生機體有相類者矣。

(丙)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世所認為問題之不獲解決者也。執此理以驗諸國家，亦復如是，國家云者，其為多數人之所造成乎，抑為少數特殊人物之成績乎？攷諸古今歷史，世界之國家，其初皆由於一二偉大人物

之控搏而成，如英之威廉勝王，法之路易十四世，拿破崙一世，普之飛烈大王與吾國之秦皇，漢武，唐太宗其人是一也。反之，十九世紀以降，多數人民受教育，有智識，且

參與國政，左右社會，於是「民族意識」，「時代精神」，「羣衆運動」等等之名詞，因以出現，蓋國家社會之重心，由少數人而移於多數人或團體矣。茲舉兩派之言如下

：

英國卡爾伊氏 (Carlyle) 之言曰：

「依我觀之，此一部世界史，實少數大人物之成績

耳，彼等為人類之領袖，人類之首出庶物者，多數人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彼等為其彫刻者鑄鑄者或曰

創造者。」

卡氏之視人類史，直爲英雄之傳記。德之脫立拳幾氏 (Treitschke) 亦有言曰：「歷史由若干人格者 (Personlichkeiten) 所造成，如馬丁路得，飛烈大王，卑士麥是也。」梁啟超氏亦有言曰：

「試思中國全部歷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面當何如？佛學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顛，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陸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當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學界藝術界，蓋莫不有然。」

然梁氏之結論，謂首出的人格者不能離羣衆，同時羣衆亦不能離首出者而存在。

反之，其注目於國家全體或社會集團者有兩派：(甲) 盧騷之以社會契約解釋國家起源者，盧氏之目的，在以國家主權歸諸國民之手，於是設想國家之成立，源於一種社會契約，各人相約，各以其所有貢獻於團體，於是全團體之總意或曰主權者，而個人之生命財產，在此總意之下而得其保護。夫國家之起源，是否如盧氏所言，昔人辨之者衆矣，至其論國家之性質，以總意說爲基礎，實爲說

明之善法，蓋惟如此，而國家之性質，乃明瞭焉。(乙) 繼盧氏後之社會學者或社會主義者益否定個人之獨立性，而側重於集團。貢布羅威茲氏曰：「個人雖能思想，實則思之者非個人，而社會的集團，蓋思想之源，不在於個人，而在於個人生活之社會環境中。」馬克斯曰：「人者，誠如亞歷斯大德氏所謂政治動物，抑不僅爲社會的動物而已，乃一在社會之中而後其個人乃能發展之動物也。」(Man is in the most literal sense of the word a good political, not only a social animal, but an animal which can develop into an individual only in society), 馬氏又曰：「人性者，非徒各個人一身以內之抽象體也，按諸實際言之，乃社會條件之總和也。」(But Humanity is not an abstraction dwelling in each individual In its utility it is the ensemble of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馬氏本此宗旨以論歷史，以論革命之成敗，自然歸宿於社會條件之具否，而個人之價值則下降矣。

竊以爲以上各家之論國家性質，大抵因其各人之立場而異，其立場爲個人，自然側重於大人物說，機械說與強

力說，其立場爲團體，自然側重於民族，社會，理性與夫生機說。霍氏之機械主義，歸宿於力與夫專制君主，此即重視個人之明證也。德人之論國家，由同血統之公團進而爲理性之公團，自然接近於生機體說，此即重視團體之明證也。吾人以爲論國家之性質，不可但知有國家而忽個人，亦不可但知有個人而忽國家。何也？國家者，積個人而後成，個人雖入於國家中而受其統治，受其拘束，然仍自有其心思，自有其行動，惟其然也，思想之推進，社會之改造，皆由個人起而任之，故雖有民族精神與社會條件之牽制，而之所以推進之者，仍不離乎個人，此所謂不可但知有國家而忽個人也。反而言之，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之出現，必以國情，以社會條件爲背景。惟有十九世紀初期德國之民族自覺運動，而後卑士麥乃能建統一之業，惟有法國大革命之空氣，而後拿破崙之鐵騎乃能縱橫全歐，惟有哲學界上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爲先驅，而後康德之批導主義乃能成立，惟有十九世紀工商業之發達與資本家之權威，而後馬克斯之資本論乃以行世，此所謂不可但知個人而忽國家或社會也。吾人之立場，既異於以上各家，故其持論亦自不同矣。

吾人以國家與個人爲同時並重之基點，由個人以察其所以分所以爭，由國家以察見其所以合所以和。自國家全體言之，既有語言風俗之相同，又受制於同種思想，同種法律之下，自必有理性以貫注於其間。然歷來所以昭示吾人者，曰宗教爭議，曰王侯爭奪篡弒，曰今日勞資對抗中之工潮，則社會上自有「反乎理性」者（Unreason）在，而所以制之者惟有強力，此理性與強力二說之當并存也。自其公且共者言之，語言，風俗制度等等，何一非經長期之演化而後成立，英有英憲乃生長而非造成（Growth, not made）之謬，卽此意也。然各國當其改革之際，何嘗不由一二領袖，本其雷霆萬鈞之力，縮短社會進步之時日，如日本天皇之大政維新，大彼得之歐化俄國，與夫蘇俄近年之五年計劃，自皆出於少數人物之堅持，而霍布斯之機械主義寓乎其中，則機械與生機，大人物與民族精神之二說之當並存也。且不觀今日之歐美乎，因世界市況蕭條之故，財政入不敷出，工商相繼倒閉，工人盡流爲失業，於是各國暫停憲政之常軌，而以大權授之政府領袖，使得爲臨時應急之處置，亦曰爲應變計，不能不側重於個人與強力，而決非團體說理性說之所得而解決也。如是，合政治

之常與變言之，殆不能不以甲、乙、丙對立之學說，兩利而俱存之。諸君其以為調和論，折衷論乎，為合於事與理

計，不得不如是焉。

本刊第四卷第一期要目

說自己的話	記者
思想自由與立國常軌	張東蓀
今後文化建設問題	張君勱
政治家如何養成	離中
小評論	大微

本刊第四卷第二期要目

評現行大學教員	記者
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	李光忠
制度經濟學之基本出發點	離中
小評論	大微

本刊第四卷第三期要目

再論現代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政治家與革命家	離中
卅年來學術思想之演變及其出路	立齋
法學上底制度觀念	錢公武
蘇俄的戰爭哲學及其統帥	孫寶毅
書信一通	熊子真

本刊第四卷第四期要目

一個開明階段是必須的	記者
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線	張君勱
我國制憲運動	葛蘭蘭
革命家與責任	離中
書評兩則	萊子
源氏物語——桐壺	王錦第

美國貨幣膨脹問題的解決方法 (註 1)

(Lewis W. Douglas) 著
樺 三 譯

(一)

美國聯邦預算的平衡是極其需要的，然而僅僅是預算的平衡是不够的。採用了這種政策以後，我們應當要組織幾個統制機關用它們來防止貨幣膨脹的再度發生，否則商業復興和勞工的再度僱用 (re-employment) 是不能够永久維持的。如果這次商業復興再度崩潰，那是極端慘酷的事情。我們所需要的是健全的商業復興和永久的勞工再度僱用。

我們已經知道現存種種的經濟困難和大規模失業的產生有種種原因，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一九二〇年信用膨脹的結果，後者是歐戰時政府財政虧空所釀成的。因為信用膨脹的結果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和損失是這麼重大，所以我們應當努力來預防貨幣膨脹的二次產生。

但是從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觀察起來，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已經很顯明地替第二次貨幣膨脹下了一個基礎，這次的貨幣膨脹比較一九二〇年所產生的還要大規模一些。在

美國政府的主張及其指導下，比較嚴重的貨幣膨脹必會發生。現時的「新政策」(New Deal)不過是「新時代」(New Era)的一種化身而已。第二次貨幣膨脹發生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現時的政策應當負直接的責任。

現在許多人討論一個國家將來狀況的時候，他們總是這麼說「如果貨幣膨脹發生……」這個「如果」是用不着的，貨幣膨脹現在已經產生了，然而有許多人還沒有發現這種事實，原因是它的全部影響還沒有顯明地擺在他們的面前。但是它是已經在這兒了，它之所以產生乃是美國政府採用兩種政策之所致：第一是大量政府財政虧空的積累，第二是美國金元的貶值，後者是政府用來促成它的二十萬萬元穩定基金。

聯邦所虧空的一百四十萬萬元已經有債券來作抵償。從一九三〇年起，聯邦的債務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在這百分之八十五當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因為銀行增加了它們所保持的公債債券。目前美國銀行所保持的公債大

約占全部聯邦債務百分之五十三。這種不健全狀態是美國政府壓迫銀行所促成的。

當銀行買進債券的時候，它們很少拿出存戶的現金來作價付，它們不過是給政府製造一筆賬面信用。有了這筆賬面信用，政府便可以向銀行提取現款。每次政府向一家銀行提款的時候，這筆款項的消費和它最後的歸縮就成爲別一家銀行的存款。在這種場合之下，銀行買進大量債券實足以釀成銀行存款的膨漲。

其他足以形成貨幣膨漲的另一種政策就是美國金元的貶價。金元貶價以後，政府的存金價值便因之而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六。還有一個其他貨幣膨漲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國際借貸。

所謂政府存金價值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六那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前此一個法國人有價值十萬美金的法郎存款，那末，美金貶值百分之四十的結果，這個法國人存款的價值便變成了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換句話說，法國人此時買美國貨物所付的代價打了一個六扣。這種方法足以使大量黃金輸入美國，這樣一來，貨幣膨漲便獲得一個穩固的基礎。除此以外，黃金之所以源源流入美國還有兩種

別的原因，即第二次大戰發生的恐慌和國外貨幣的混亂狀態。所以目前美國國內存金的數量比較一九二九年商業極端繁榮時增加了兩倍多。

金元貶價的結果，美國政府存金的價值便隨之而提高，因此政府就利用這筆特別收入來促成它的二十萬萬元穩定基金。這筆基金的應用與聯邦準備銀行買進債券的效用相同，二者都足以增加信用的供給。

在一個國家裏面，如果它的百分之九十的買賣是用支票來作支付工具的，那麼，用信用來製造銀行存款與銀行鈔票是沒有分別的。銀行存款——非通貨——已經成了我們主要的流通工具。金元貶價和美國政府把債券賣給銀行來抵償它的債務的結果，有報告的會員銀行存款的總數目比較一九二九年商業最繁榮時增加了三十萬萬元，這是政府當局所應當負的責任。

這兩種政策施行的結果，從一九三四年以後，各會員銀行的剩餘準備已經增加了二十萬萬多元，現在這個數目已經到了三十萬萬多元。這樣一來，信用膨漲的基礎更加穩定，因爲準備金愈多則銀行可能發行的信用數量愈大。

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準備金僅僅增加了六萬

萬元，然而這個數目的增加已經形成當時的貨幣膨脹。最近的兩年間，準備金比較這個數目竟增加了三倍半。這兩個數目的比較大概可以使我們明白：在現存的狀態下，貨幣膨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為現時私人借款的數目很小，這種現象的危險還沒有全部的暴露，然而美國政府的消費政策已經使一千兆信用流通市面了。如果信用發展了，同時商人借款的胆子壯大了，在這個時候，信用的大量供給和利率的減低當然會引起大量的借款！但是我們並不一定認為：因為美國政府施行同樣的政策，這種現象才會產生，無論任何一個人採用這個辦法都是沒有分別的。

(一)

存款最大的紀錄，銀行準備的增加，利率的減低和美元的貶價——這都是政府要施行的政策——這幾個東西已經替美國空前最大的貨幣膨脹下了一個基礎。現時美國存金的數量和銀行準備大大可以釀成貨幣膨脹，此次必會比較一九二九年的貨幣膨脹還要大一些。

從前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裏說過，政府的貨幣膨脹政策，暫時也許會形成表面上的一種商業繁榮。現時已經有

了好些事實來證明了。根據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指數，從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那三十一個月當中，貨物的價格已經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都宗氏 (The Dow Jones) 的三十種工業股票的平均價格指數在一九三三年時為五十，最近已經漲至一百四十八，這差不多增加了兩倍。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商業最繁榮時它們的價格還沒有這麼高。

從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標準統計 (Standard Statistics) 裏面所包含那九十種工業股票的平均報酬已經從百分之五·五八減至百分之三·五。這個數目比較一九二九年七月時的平均報酬——百分之三·一六——僅僅是大一點。銀行負債——即存戶提款的支票——的增加率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時相同。

我們不能夠單拿一件事實來證明我們現時已經受到貨幣膨脹的影響，因為每一件事實的存在都有它本身的理由。但是如果我們把所有事實綜合起來說，那麼，它們已經很顯明的受到貨幣膨脹的影響了。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現存的狀況，我們便可以發現其中有許多地方與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時的狀況相同。當時

證券價格漲高，現時證券價格也漲高。一九二九年時證券價格大大的高於它們的收益，現時也是如此。在過去的高業繁榮當中，物價水準並沒有提高，而且有跌落的趨勢，現時物價的提高又是貨幣膨脹的一種表示。在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年時，美國政府不大願意減除低價貨幣的危險，現時政府也是不肯努力於同樣的工作。

一九二九時，信用貨幣的製造比較是有節制，目前政府製造大量的信用貨幣。當時如果有人說貨幣膨脹不久就要發生時，政府當局不但是沒有發現這個危機，並且說每種狀況是健全的，現時政府的態度也是如此。

貨幣膨脹的勢力一經發展，我們簡直沒有辦法來統制這種勢力。無論在任何時間裏，它們決不能中途停止。它們只有繼續工作下去一直等到它們本身的崩潰或是政府此時採用某種政策把它們倒轉過來。這個理由是由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除非每個人都承認貨幣膨脹的確已經發生了時，恐怕還有許多人要認為它還沒有發生呢。如果我們既然明白了這一點，同時如果我們既然知道現存狀況和事實都很容易產生貨幣膨脹，那麼，我們是否要等到馬跑走了以後才把馬槽的門關上呢？

現存狀況裏所隱伏的危機是如此：如果目前的貨幣膨脹繼續下去，在表面上企業的繁榮可以繼續恢復。物價一經提高，從投機事業所得來的利潤必要找它的出路，商業便會因之而發展，私人的僱用便會因之而增加。然而貨幣膨脹所給予人們的結果是：儲蓄的崩潰，失業和一九二九年貨幣膨脹時的種種不良影響。因為要維持暫時商業繁榮而產生上面那種狀態，這樣的犧牲未免是太大了。

(三)

美國政府的貨幣膨脹政策已經是施行了。我們目前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貨幣膨脹的不良影響。在理論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六個現存的工具來統制貨幣膨脹。

第一個是提高聯邦準備的貼現率，因為這個方法可以增加市場中的貼現率，藉以增加利息成本來限制新的借款。

第二個是聯邦準備銀行在市場中出售它們所保持的債券。這是用來減少貨幣的供給和提高利率，後者是用來減少借款的。

第三是個新的工具，它是根據一九三五年的銀行法令而成立的，它給聯邦準備管理部以一種勢力。這種勢力可

以使會員銀行提高它們的準備比例一倍。這種勢力的效能是減少銀行的準備金過多，銀行準備一經減少，銀行信用的供給便因之而減少。

第四個用來統制貨幣膨脹的工具是金元的漲價。第五與第六個工具是整理資本收益稅和提高證券界限，在本文它們沒有討論之必要。

在理論上這幾個統制工具都可以減除貨幣膨脹的種種危險，然而實際上在現存狀況下它們可以實行採用嗎？

如果聯邦準備銀行把它們的重貼現率提高——假定現在有需要貼現的票據——那麼，貼現率提高以後，政府債券的價格必會因之而跌落。政府債券的價格一經跌落，政府的財政狀況必會因之而陷入危境，原因是目前和將來政府的虧空必須用債券來填補，並且政府還要把短期債務變成長期債務。

從一九三一年起，聯邦債務增加的百分之八十是短期證券，最後它們總得要償還。美國政府預算還沒有平衡以前，減低債券價格的政策是不能夠採用的。並且長期債券價格一經跌落，國內銀行的資本必受影響，無論如何一般銀行的損失是不小的。

這種事情部可以阻礙聯邦銀行在市場中出售它們所保持的債券，原因是這種政策大可以破壞公債債券的市場。

增加聯邦準備銀行現存的準備比例也會破壞政府新的財政政策，因為前者有提高利率的趨勢。除非政府能夠採用一種比較明顯的方法來增加信用貨幣，否則利率的提高，政府財政的繼續虧空和公債所有者的損失都可以破壞政府償付債務的機會。

金元的漲價——第四個統制工具——現時必會使農業價格跌落，同時在國際上也有嚴重的影響。

採用那種種工具來統制貨幣膨脹的重要條件是美國聯邦預算的平衡。一個平衡的預算就是整個統制制度的中心條件。在預算沒有平衡以前，統制貨幣膨脹這個政策是不能夠實施的，因為它可以壓低公債的價格和破壞政府的財政政策。

易克利思 (Marriner Eccles) 先生——聯邦準備管理部的部長——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的宣言已經告訴我們：政府必須維持現存的狀況，同時聯邦準備管理部並沒有計劃如何制止市上證券價格的高漲。

(四)

縱然我們假定聯邦預算已經平衡了，那麼，此時如果我們要統制貨幣膨脹，我們也需要得到全國民衆的鼓勵。那時不免會有一個短期的貨幣緊縮。在此短期時間裏，物價和證券的價格或會跌落，降低成本也是需要的。

這種種現象都不是人們所歡迎的，然而這却是一種必須付的代價——過去三年中貨幣膨脹的代價。貨幣膨脹歷時愈久，這種工作便愈困難，同時它的影響也愈大。目前預算平衡這個問題正是急待解決的，統制貨幣膨脹的工具也應當要立刻採用。如果這個基礎穩固了以後，那時一種健全的商業繁榮決不會產生貨幣膨脹。所以現時實行統制貨幣膨脹的趨勢是急不容緩的，而且無論在政府方面也好，個人方面也好，他們應當採用新的計劃來阻止人們把銀行信用投資在投機與資本方面。

如果美國一般民衆認爲他們並不需要這種糾正方法來阻止過去的過度投機事業，同時如果現存貨幣膨脹勢力繼續向上發展，那麼，在目前政府政策的施行下，我們不免要遭遇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同樣的崩潰。前後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政府的指導下，這次的崩潰比較前者還

要大規模一些。

等這次崩潰爆發時，我們的抵抗力還不如上次。下次貨幣緊縮時，我們的信用膨脹必是已經達到最高限度了。銀行所保持的債券太多，縱然政府要發行許多新的債券來填補它的虧空，銀行也無法再買進了。

在這種狀態之下，除了繼續發行紙幣以外，美國政府簡直是找不出什麼方法來填補它的虧空，以後的情形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如果美國一般民衆都認識政府的財政政策，那麼，他們決不會忍受貨幣膨脹和經濟崩潰，何況現時我們只須小犧牲一點便可以挽回這種危險的局面。

等預算平衡以後，等現存的貨幣膨脹倒轉過來以後，同時等政府鏟除貨幣膨脹的基礎以後，那時我們整個的銀行制度應當從新整理，並極力阻止政府方面或個人方面的濫用信用。

一九一三年成立的聯邦準備法令的原始計畫本來是預備一種信用與貨幣供給來應付商業農業和工業的短期需求。它的其中之一個主要使命，就是阻止政府方面或個人方面製造信用，不幸它竟被美國政府利用來供給戰時財政與

戰後管理貨幣的一種工具。尤其不幸的，在過去的幾年中，它竟完全被政府利用了。

濫用信用制度的不良結果強迫我們恢復聯邦準備法令的原定計劃，因為只有統制貨幣膨脹，只有使預算繼續平衡，只有出售債券取得投資者的現款來填補政府的虧空（如果有虧空的話），只有這種辦法才可以阻止過去的悲劇再度發生。只有這一條路才可以使我們得到比較永久的職業和社會安定。如果政府的財政政策和銀行制度繼續鼓勵商業繁榮，那麼，雖然有了失業保險法律的設施，職業決不是永久的，同時社會安定也是得不到的。

因為篇幅限制，在這裏我們不能夠討論獨占事業的種種壞的影響。可是我們知道它們的趨勢足以阻止勞工的再度僱用和廉價的大量生產。復次，在一種獨占的固定價格狀態下，一方面是儲蓄過多，生產過少，如果在一個價格

競爭的制度下，利用大量儲蓄來生產價廉的大量貨物，那麼，我們可以有財富來分配。

其次，如果全部勞工都得被僱用，各國貨物的交易必會因之而增加。這是農業問題的唯一答復，這是『稀少經濟學』（Economy of scarcity）的唯一解決，這是永久穩定貨幣的唯一辦法。

在現存的狀態下，唯一的解決，就是預算的平衡，鼓勵利用儲金來僱用勞工，組織一種銀行制度和採用某種財政政策來阻止信用貨幣的製造（因為它可以使商業繁榮，也可以使商業崩潰）禁止獨占的買賣和增加各國貿易的貨物數量。這幾個東西可以給職業和經濟穩定樹立一個基礎。

這就是一條唯一的出路！

【註一】譯自『The Atlantic』一九三七年一月份。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君勸 著

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明治時代的日本思想界

王錦第

日本明治維新，造成了一個現代式的國家，不特日本

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哲學，有神道，儒教，佛教的思

人自己覺得可以誇耀的光榮，同時我們也認爲是世界歷史

想流行着，除了神道是道地的日本「國粹」思想外，儒佛

上的一種奇蹟。至於明治維新的精神與因子，可以從兩方

都是外來的思想，但是卻極有勢力，至明治年間才有別一

面去觀察，一是關於物質建設的，日本接收了西方的科學

種系統的哲學思想輸入到日本來，因爲西洋哲學的刺激，

方法，尤其是應用科學，如醫藥學，工業化學，技術物理

於是產生了異於傳統的東洋思想的哲學系統，原來西方思

學，軍事學，航海學，……一類的東西，使農業社會的日

想最先輸入到日本的是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再次的是醫學

本變爲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二是思想建設的，日本吸

，化學，物理學，植物學，兵學一類的科學，到明治初年

取了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自由主義與法國浪漫運動的人權

才有人介紹西洋的哲學，論理學與心理學一類的學問。

思想，使封建頭腦的日本一躍而成爲立憲的法治國家，我

明治初年的思想家，對於哲學上有勞績的人，當然要

們認爲以上所說的兩種動力是維新時代成功的兩大要素。

首推西周，他是第一個用漢字「哲學」二字的人，中國所

哲學是對於人生問題，要作一種全面而根本的探討，

用的「哲學」一詞，也是由日本搬去的，研究哲學的人，

所以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最好的是能抓着那個時代的哲

對於這位創詞的始祖，不能不留下一點懷念的記憶。其次

學核心。這篇文字的課題，就是希望能由明治時代的哲學

便是西村茂樹，加藤弘之，外山正一，中江篤介等人。這

思想，而對於那一個時代得着一種提綱揭領的認識，特別

些初期的哲學家，在著述與翻譯上都頗努力，關於哲學，

是關於思想方面的認識，如果認識的不錯，那末，對於我

倫理，心理，宗教各方面的問題發表種種的意見。後輩的

國的建國事業，或者不無可以參考與借鏡的地方。

人如三宅雄二郎，井上圓了，有賀長雄，大西祝，清澤滿

之，高山林次郎等，對於喚起哲學研究的興趣，都有相當的助力。其他如福澤諭吉與中村正直（號敬字，世稱敬字先生）也不能說與哲學思想沒有關係。特別是福澤諭吉，雖然他沒有哲學上的著述，也無哲學思想的系統，但是他對於西洋思想的介紹，在當時的社會發生了很普遍而雄厚的作用。福澤與加藤是當時對立的學者，前者介紹英吉利的自由主義，後者介紹法蘭西的人權思想。大體的講來，加藤帶一些學究的氣息，在哲學問題上研究一些比較專門的東西，他自己也以哲學者自期，這是明治哲學界最不可忽視的人物。至於福澤呢，他沒有什麼太專門的學問，由一種廣泛的通俗立場，而為一般社會思想的革新運動，用歐美的思想破壞東方的儒家哲學，換句話說，福澤企圖着全然推翻中國傳到日本的文化，而代以英美的新文化。再如中村正直，對於道德與宗教方面的問題，他是有意見發表的，但是關於純哲學的研究，如論理學，他不特不感覺興趣，而且極厭嫌的。他與福澤一樣，在介紹西洋思想上，對於明治的思想界頗多貢獻。

在明治時代，除了西化的哲學者外，佛教與儒教的傳統勢力還相當的保存着，在維新的時代，西洋哲學輸入後

，佛儒等教的人，怕失了唯我獨尊的地位，更加活躍起來，尤其佛教的信徒，絕不甘受排佛毀釋的打擊，在朝中有勢力的如福田行誠，原坦山，島地默雷，南條文雄，村上專精，森田語由，釋雲照，勝峯大徹，織田得能等人，在各地方上有聲望的和尙還有今北洪川，西有穩山，由利滿水，橋本義山，新井日薩，七里恒順等輩，再如與佛教有關係的居士有島田蕃根，大內青巒，島尾得庵，三數人。這些釋家信徒，一方面宣揚自己的教義，同時對於西洋哲學也很用心。至於儒家的人，因為勢力的漸次的沒落，可以够得上代表儒家的人是寥寥若晨星了，但是還有相當素養的儒者，要推安井息軒，元田東野，重野成齋，川田澆江，大槻磐溪，鷲津毅堂，岡松麴谷，阪谷即廬，根本通明，竹添井井，島田篁邨，三島中洲等人。其他如川合清丸，雖與儒家有相當的關係，但是他以神儒佛三教一致的立場自命。以上一些人是明治年間儒佛兩教的哲學者。

明治時代的日本哲學界，還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便是外國哲學家的招聘，在明治十年，東京帝國大學設立哲學系，由美國聘到的有費諾勞散（Fennolosa），擔任哲學講師，英國的有庫波兒（Cooper），德國的有八綏

(Busse) 與其後任的開白爾 (Kraeber) 等人。除了專門的哲學教師外，如基督教的牧師與信徒，在明治哲學界，也不能說直接間接的與哲學上沒有關係。

明治的哲學界，我們爲便利計，可以分爲三個階段述敘：第一期，明治初年至二十三年，第二期，明治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即日俄戰爭止的那一年），第三期，明治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第三期的思想直至大正年間（即世界大戰止的那一年）才另轉一個方向。第一期的思想，英美法的學說如洪水般的澎湃的輸入，特別是英美的自由主義與法國的民權思想，交叉而縱橫的介紹到日本來，由於福澤諭吉與加藤弘之的主張，唱道與宣傳，在普遍的社會中發生很大的影響。在當時最受崇拜的英美學者是邊沁，米勒，斯賓塞，斯久衣克，劉依士，巴久，拍固路，饒巴，克等人，法國的學者有盧騷，孟德斯鳩，克早，固透，稻克吾路等人，至於自然科學方面，達爾文與赫斯里的思想也介紹到日本來，這對於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明治哲學的第二期，大陸派的哲學輸入到日本來，德國哲學的研究成了當時的主潮，其時帝國大學的教授井上

哲次郎新從德國回來，在帝大担任比較宗教學與哲學史，特別介紹康德與叔本華的學說，勸誘學生去德國治哲學。日本對於德國哲學的特別重視，井上等人的影響很多，尤其是明治二十年到日本講學德人八綏對於德國哲學的提倡，變更多年來英美本位的哲學界，直到現在，日本的哲學界還是大陸空氣主佔着。

明治哲學的第三期，在日俄戰爭以後，這次戰爭的結果，比較中日戰爭所給與日本思想上的影響還大，尤其是世界大戰，日本人受到了一種深刻的印象，素講軍國主義的日本，到此也感覺得狹隘的愛國心並不是好玩的，忽然孕育了世界色彩的思想，「個人自覺」的思想漸次的顯著，對於社會問題與以多量的注意，我們可以說這時的日本人眼光，一方面變大了，同時也變小了，那小處見到個人，那大處見到世界，但是由最近的情況看來，世界大戰的教訓，一般日本人好像又忘了！

在西洋哲學史上，我們曉得有兩大分野，那便是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所以西化的明治哲學界也有兩個大的哲學派別：一者是偏於物質的，經濟的，客觀的，實際的，功利的思想，一者是偏於唯心的，超絕的，主觀的，道德

的，宗教的思想，用詹姆士的話講，前者是「硬心」的系統，後者是「柔心」的系統，至於這兩派的是非，我們不管，但是六十年的明治哲學界確有這樣的兩大系統。現在根據這兩派的見解，簡略的作一明治哲學界的鳥瞰。

第一，功利主義，進化主義，唯物主義，及其他。

(一) 功利主義思想的沿革

在明治初年，哲學上最流行的思想是功利主義，進化主義，後來又加上了唯物主義。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思想多是中國的東西，而功利主義的思想在中國產生得很早，如先秦時代的管子，申子，荀子，商子都是帶有功利色彩的政治思想家，在西洋的功利主義於十八世紀末葉才有人提出來，英國的邊沁與米勒便是最典型的代表者。日本的功利主義有物徂徠與大宰春臺等人。

由正統的儒家看來，功利主義者思想不免是異端邪說，儒教雖然也講利用厚生，但那是爲道德實行的動機，所以是理想主義而非功利思想。日本由千數百年來，受儒學的影響最大，特別是德川幕府時代，所定的教育宗旨便是儒教主義。因此形成的一般國民思想多偏於理想主義。

關於儒家的長處在此姑且不論，但是儒者的迂闊派頭與不治生產的素志是一般顯而易見的事實，儒者多是甘於窮賤而尊高心志的，當歐美的功利思想輸入日本後，儒教徒便陷於一種迂闊而不能自拔的狀態。

至於佛教，在歐美思想未輸入日本前，勢力是根深蒂固的，由中國與朝鮮而到日本，自推古帝時便提倡佛教，於是經過奈良朝，平安朝，到鎌倉時代，佛教在日本有普及的趨勢。由室町時代，至德川幕府止，佛教在日本的思想界是最有力量的，較比儒家的信仰還雄厚些。儒家與佛教在教義上雖有差異，但是都是理想主義者，與功利思想是不相容的。直至與歐美的思想接觸後，日本人自覺在物質生活上是相形見拙，於是歐美的經濟，政治，自然科學及哲學上的功利主義與唯物思想便傾盆而入了。

(二) 介紹西洋哲學的先驅——西周

在日本最初有哲學上的興趣，而且有著譯的成績的是西周（一八二六——一八九四年）。他與津田真道到荷蘭留學，學法律與政治，能讀德文與英文，初譯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理哲學（Mental philosophy），當時他題爲「心理學」。又譯米勒的功利主義（Utilitar-

ianism)，題爲「利學」，同時西周自己也著了一本百一新論，講法律與道德的範圍，心理與物理的差異，最後的論斷，他以爲屬於哲學的問題。關於論理學的著作，有致知啟蒙一書。美學由西周初介紹的時候，題爲「美妙學」，曾給皇帝講演過一次，根據的是理想主義者的美學理論，西周在儒教與佛學上也有相當的素養，而對於哲學，論理，倫理，心理及美學上的著譯，尤其是哲學術語的創立，這是今日治哲學的人不應忘記的功勞，現在日本正計劃出西周著譯的全集，也算紀念東洋的學者介紹西洋哲學的表彰。

(三) 福澤諭吉

(1) 新文明的傳播者

福澤諭吉（一八三四—一九〇七年）是介紹西洋文化最有力量的的人，無怪有人稱他爲日本的梁啟超，他的著述有：勸學，西洋事情，福翁百話等，同時他對於西洋的書作廣博的閱覽，當時稱呼西方各國，有的叫做「西洋」，有的稱「遠西」，還有「泰西」與「西國」等名，這都是由「西洋事情」一書用起來的。後來又以「歐米」專指西方

福澤對於歐美的物質文明，極表羨慕，所以他提倡「殖產興業」，增進國家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以與歐美立於水平的地位，因此福澤對於儒者的迂闊與不治生產的風氣，大施破壞，罵四書五經爲「腐物」，譏漢學者爲「頑冥不靈」之徒，在他所著文明論之概略中發揮尤多，於是反對福澤的人罵他是「拜金主義」，無論如何，福澤的提倡功利主義，在當時的意義與動機是很偉大的，因爲一般日本國民的教養本來偏於佛家與儒家的精神生活，而福澤的功利思想實爲濟時的一付良劑，至於福澤所倡導的要旨，如講利用厚生之道，鼓吹自由獨立的精神，宣導人權天賦說，提高女子的人格，絕叫人間互不相等的需要，這些主張是明治維新時的縮影，由此我們可見福澤雖然沒有什麼哲學上的著作，但是於日本開拓新文化的功績是不能沒殺的。

關於宗教，福澤對於儒教施以攻擊，而對於佛教與基督教抱相當同情的態度，不過他看宗教也是一種功利思想的立場，認宗教爲治世的一種必要工具。

(2) 尊王論

國家。

日本自有史以來，便是一系皇室的延續，所謂皇室的

血族主義與天皇至上主義是一般日本國民根深蒂固的思想

是有家學淵源的。

，新文明開拓者的福澤諭吉也不是例外。福澤終身未入仕

(3) 獨立自尊

途，不依付任何人的力量，在民間持着自由獨立的態度，而爲談朝論政的清論家，創發時事新報爲言論機關。曾著帝室論，發表他對於天皇的看法，福澤的尊王論，有兩種理論上的根據，一是皇室於國家政治上，取一種超然的態度，爲必要的政黨調和機關，這樣才能統一全國的政治意識，二是日本立國以來的君王，都是「王道精神」的實行，人民受仁政的恩德，與皇室形成了息息相通的關係，而且天皇至上主義的一系血統延續，簡直是日本人「先天的」信仰。所以福澤雖然一方面鼓吹自由獨立的思想，同時又作尊崇皇室的擁護。

在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後，福澤的尊王論更成爲他至當不移的信仰了，兩次戰勝兩大帝國的原因，固然由於接收西洋科學而造出堅甲利兵，但是更主要的因素是一種精神教育的結果，所謂精神教育便是尊王的武士道精神，因爲日俄戰爭的時候，俄國在軍器上是優於日本的，而最後竟敗於日本者，那是精神教育不如日本，這是福澤尊王論的又一佐證，原來福澤出身於武士家庭，所以他的尊王論

福澤於晚年的時候，定修身要領二十九條，主要的思想是提倡獨立自尊的精神，他以爲凡人都有一個高貴的人格，絕不該把自己作爲別人工具，世間沒有比自己的人更值得尊貴的東西，所以奴隸的卑屈態度，有自尊心的人所不取的，我們可以稱這種獨立自尊主義爲人格主義 (Personalism)，縱然福澤個人並未曾作過鮮明的主張。福澤有一句話：「身外無一物，唯此金玉一身耳」，這簡直是利己主義的口吻了，用倫理學的術語講，這是「倫理上的原子說」。(Ethical Atomism)

福澤的獨立自尊主義是日本利己個人主義發達的一種大原因，因爲他所接受的英國自由主義，是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社會中的產物，福澤的思想因爲歐化的結果，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一齊都搬到日本來，而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也因爲有機可乘，在日俄戰後輸入到日本了

(4) 倫理論

福澤關於倫理的主張，雖無系統的言論，但是散見於

各處的歸納起來，便是認為道德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時代而演化的，這種見解發生的影響頗大，後來幾乎成爲一般日本智識階級的思想。原來明治年間的重野成泰博士已有道德隨時代而變化的信念，但是不知道是否與福澤的思想有關係。據福澤舉了一個例子，說明道德隨時代而變的關係，譬如復讐是舊日幕府時代的美德，但是明治維新後，法律整頓得像個樣子，處罰的方法修明後，那末，破壞法律的復讐便不是美德了，因爲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福澤雖說道德隨時代而有變化，但是他同時又主張在變中有不變者在，例如「信義」，在過去的時代是道德，在今日還是有價值，到將來也必爲人稱贊，縱然實行道德的手段與方法也須因時代而不同。再如人格的尊嚴也是不隨時世境遇而成爲不道德的。所以福澤對於道德的「變」與「常」都認爲必要。

關於時代道德的接受，福澤也曾積極的作過幾件事，世界大戰後，「德謨克拉西」是一般人嚷得很起勁的東西

，福澤便是第一個介紹民主主義於日本的人，在勸學一文上力說民主主義的必要；對於婦女解放運動，福澤極表同情，著新女大學，論提高婦女的人格，助進女人自立自主的精神，所以福澤又是明治年間婦女解放論的急先鋒。原來日本有史以來的千數百年，正統的思想是佛儒兩家並立，但是兩家對於婦女都有些不恭敬的看法，儒家重男輕女的主張簡直是成了日本倫理生活的信仰，所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便是儒家爲婦女按排的地位，至於佛教呢，更不用說，以女人爲五障，男子的不能成佛，都是女人的罪孽，佛教雖然認爲「一切平等」，只有女人是例外，在這種屈辱的女性觀的社會中，竟有福澤大聲急呼的爲女人喊冤，我們對於這位先知先覺不能不表相當的敬意，只是可惜由福澤提倡起，而日本婦女到今日的地位還沒有怎樣提高罷了。

福澤的著述有福澤全集十冊，關於他的生平有福澤論吉傳四卷。

（未完）

人 物 誌

壓迫英王遜位的鮑爾溫

雲雲

鮑爾溫 (Stanley Baldwin) 果然不出他二年前所預定的計劃，於英王加冕後辭去首相之職。然而他爲了維護英國憲法之故，不惜力諫英王愛德華第八遜位，可說在歷史上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是永遠不會給人們所遺忘的。

他是在一八六七年生於華爾梭斯德夏 (Worcester shire) 底碧特萊 (Bewdley)，這個地方便是他今日所代表的選舉區。他底父親亞爾佛萊·鮑爾溫 (Alfred Baldwin) 是英國大鐵廠之一鮑爾溫公司主人和大西鐵路公司底董事長。這個鮑爾溫公司是創立於十八世紀中葉，到現在已經歷了四個世代了。

鮑氏是一位典型的英國人，他底母親是蘇格蘭人底苗裔，而他底父親則是威爾斯人。他底外祖父是威斯萊 (Wesley) 的國務大臣，是一位極端主張禁酒的人。他底母親有三位妹妹，一位嫁給畫家，一位嫁給建築師，一位

嫁給文藝家吉泊林 (Rudyard Kipling)，所以鮑氏和吉氏是姨表兄弟。

鮑氏最初進哈洛 (Harrow) 學校時，入學試驗並沒有考取，但是他在失望中並不消極，第二年他終於錄取了。在哈洛學校卒業後，他便入劍橋大學底三育學院 (Trinity College)，在那里他差不多完全是默默無聞的人。後來他曾經說過：「我在大學讀書時，什麼也沒有成績。」

他於大學畢業後便進他父親的鐵廠，在那里他苦守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一些也不活動。他說：「我那時是生活在暗室之中。」他底父親死於一九〇八年，於是他自一八九二年以來所佔有的議席，便於補選時爲這位四十一歲的青年鮑爾溫所當選。他直等了四個月，才開始在下院裏面作首次的處女演講，他那時是坐在反對派議席中，正討論着鑛工八小時工作的議案。他並不被人注目，人們也並不

曉得他已是那位老鮑爾溫的兒子了，甚至那時的議長還仍舊叫他「阿爾佛萊鮑爾溫」哩。在開始的九年中，他在議會中僅發言了五次。

直等到那位出生了加拿大的政治家蒲拿勞 (Bonar Law) 於一九一六年出任財相，他才把鮑氏任其國會中的私人秘書。有人說，他這次所以給蒲氏垂青的緣故，是純粹因了他忠厚可靠，不會鬼計多端地橫生事故所致。其實他是由其老友蘇格蘭保守黨議員台維遜 (I. C. C. Davidson) 所介紹。一九一七年鮑氏更由台氏保薦為財部秘書，此職乃是他踏入政途的初步。蒲氏最初對於台氏所保薦的鮑氏尚有難色，他恐怕鮑氏是不足勝任的。

戰後鮑氏曾用 F. S. T. 的縮寫名字，寫信給泰晤士報，聲明自願以其財產五分之一捐給國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縮寫原是財部秘書，所以泰晤士書底主筆便沒有把他底真名發表。

一九二一年鮑氏始入閣任商相，他那時在閣議席上，也和他任國會中底一般是不大開口的。到了翌年，他便遇到了一個生命上底轉機，一九二二年路易喬治的混合內閣解體，保守黨當時原分妥協和決裂二派，但是蒲拿勞和鮑

氏則決定與路易喬治決裂。於是鮑氏始一躍成名，路易喬治則從此失去了他底政治生命。

鮑氏旋於蒲氏內閣中代路易喬治出長財政，這便是因為保守黨中一般老輩如張伯倫，邱吉爾等和蒲氏分裂的緣故。他曾奉派赴美，接洽借款，但是此項借款大為蒲氏不滿，深恐影響英人之生活程度。那時鮑氏自覺將被撤職，但是他始終仍未發一言。翌年蒲氏因病去職，鮑氏即繼任閣揆。當時英王所召組閣的，原還有外長寇仁爵士，可是英王深怕工黨勢力雄厚，如果任命一位爵士，將遭到下院的反對，所以他終於選擇了鮑氏。鮑氏組閣令發表之後，真的使寇仁大吃一驚，他以為怎樣能叫一位沒有經驗的人去總理萬機呢。當鮑氏接受任命之後出宮接見新聞記者時，他即向記者們說：『我不需要你們向我底慶賀，但我却需要你們為我祝禱。』

鮑氏有一位賢內助，露娜 (Lucy)。她受她底影響最大，有一次她底堅決的態度，才使鮑氏未即辭去其黨魁的職位。他底兒子奧立佛 (Oliver) 却是一位熱心的社會主義者，這不得不使他含有一種政治的悲哀。

他在政治上的同僚友人，差不多全是些年青年人，這些

都是鮑氏底爪牙。最著名的便是艾登，今日的外交部長。他在艾氏所著的一本旅行記聞上，曾做了一篇序言。另外一位是古柏 (Duff Cooper)，他曾於一九三一年競爭聖喬治的補選甚烈。還有一位是高佛萊路易 (Geoffrey Lloyd) 他昔日的議會秘書，今日則出任內務次長。

鮑氏底一切演說稿，都是自己親筆所寫的。有人說，他是從來不看報的，他所喜的讀物は Thucyides，讀時還用着一本字彙。他並不運動，但喜吃板烟。板烟差不多已成了他個性底象徵，可是在十年前，一般畫諷刺畫的人還並沒有知道他會吃板烟哩。

他是一位居心慈善的人，有一次他在格洛色斯德夏 (Gloucestershire) 散步，忽然聽到兩位老太太要設法籌款以救濟一位有心病的女孩，於是他一聲不響地把二百張污穢不堪的一磅紙幣用報紙包了送過去。

他底年俸有二萬五千美元，可是他還是不夠，每年終還依靠着他底營利和借債度日。人家也不曉得他，如何把錢化掉的，他唯一的嗜好是購買書籍。

人們對於鮑氏底批評是懶，陰謀，被動。可是當他真的被激動的時候，他也能做出驚天動地的事，如壓迫英王

退位，便是他堅毅意志的明證。凡有一事，在他既決定做了之後，他是不達目的不止的。在他所領導的保守黨內，曾達到兩度暗潮，想要排斥他，可是他終於渡過了難關。

他底行動好像是遲緩，可是從他免西門外長之職而代以霍爾的一事看起來，他也並不是不會用快刀斬麻的手段來對付一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還把倫敦特里爵士 (Lord Londonderry) 革職。

同時鮑氏也是一位謹慎小心的人，上次他租開時，他就把激烈反對德國重行武裝的邱吉爾排除不用。因為他既不需邱氏一班頑古派撐腰，也恐怕致損外交上手腕的運用，所以他便毅然把邱氏割愛了。

鮑氏在未得確實把握之前，他是不輕易許人的。這是他手握大權的原因之一。他更持有溫和的氣質，例如他於麥唐納辭去首相之後，便把麥氏長子麥爾孔麥唐納任為拓相。他是一位忠信待人的人，即於一九三一年首次國民內閣時，那時他雖握有實際上的威權，可是他從不干涉或侵犯麥唐納底首相特權。他底政治見解是明白而有力的，例如自從希特勒執政之後，他便是首先宣告英國國境遠在萊因河上之一人。

他初次任首相在一九二三年，但不到一年即行退任。

麥唐納的首次工黨內閣僅在位一年，於是鮑氏再以大多數

黨領袖之資格而秉政，且對於過去黨內的敵人如邱吉爾等

之私仇完全忘却，仍共同人關合作。從一九二四年起，他

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才以黨勢不佳而去位，於是工黨以反對

國防第一的口號而再組閣。但是自從鮑氏於一九三五年再

度出任首相之後，曾因霍爾立伐爾的英法宣言而起風波，

以致鮑氏威信大減。於是他就預定在英王加冕後辭職。同

時鮑氏壓迫英王愛德華退位，也引起不少人的譏諷，因此

他那種辭職的預約，便不得不實踐了。現在繼鮑氏任首相

的，便是十年前攻擊鮑氏對美借款的人，納維爾張伯倫。

綜觀鮑氏一生，他是完全以其氣質來戰勝一切的。他

自然不是一位知慧的人，也不是聰明玲俐而勇敢的人。可

是他却絕對為一個英國人，含有一切嚴肅和深慮的氣質。

現在他已經是七十歲的老翁了，也許從此便從政治界退隱

了。

國論第二卷第九期目錄

中國憲政的前途

左舜生

政府·社會·人民

李璜

英日關係的回顧與前瞻

沈雲龍

日本廢止永租制度的經過

張希雋

意大利組合國家的理論及其演變

儲玉坤

各派史觀述評

常燕生

書 信 一 通

與 湯 錫 予

熊子真

華嚴諸師，似以真諦爲宗主。於起信特別尊崇。謂其學問卽以起信爲骨子可也。疏抄中關於起信之部分，頗有講得好處，若囑鏡清諸子彙抄成冊，亦足爲參考之資。「起信縱是地論師僞托真諦，然其主張確與真諦一致，容當別論。」疏抄亦時引慧遠說，似不必有關宏旨。又於三論，及天台，禪宗，往往有所稱引。顧於吉藏不多提及。

法藏主要思想，卽在其教義分齊中。判教之說，自吾儕今日視之，實無意味。

杜順之法界玄鏡。理事圓融。龍樹無着兩家，於此似都未及詳。龍樹與其弟子提婆，依據大般若，而演智度等四論。大抵欲令學者明諸法無自相，方好悟入實性。無着晚年說唯識，安立法相，而實欠方便。世親承之，益復乖謬，致有性相打成二片之嫌。此須大着眼孔，能於空有二家學，各會其總要。（注意各字，於空宗能會其總要，又於有宗能會其總要，則兩家面目，自無混亂，今見某雜誌，有評吾書者，於吾新論，評斥有宗處，每不肯服，由其於有宗立說之系統，未能總持故也，否則無疑於吾說矣。）然後知理事圓融之旨，有家（無着一派）固遠不逮。卽在空家（龍樹一派）其立說又別有機宜。（爲於法相起執而不了法性者，乃種種遮撥其執，其應機之方便在此，雖則由其說，可以悟卽性卽相卽卽性，然却總在

相上遮撥，欲以方便顯性，與杜順等說法，固自不同。）要至中土杜順諸師，圓融理事。（理卽法性，事卽法相。）然後立旨暢發無餘矣。其理徧於事門云。謂能徧之理，性無分限。所徧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徧。非是分徧。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無不圓足。又事徧於理門云。謂能徧之事，是有分限。所徧之理，要無分限。此有分限之事，於無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無體，還如理故。是故一塵不壞，而徧法界也。（言卽於一微塵中，而不壞此一微塵之相，却卽此已是全法界也，此義深微，學者宜忘懷體之。）於一塵如是，一切法亦爾。略舉此二門，已足會意。誰有智者，玩心高明，而於此等妙義，乃不能契入耶。豈莊生所謂至言不止於俚耳耶。西洋哲家談現象與本體者，那得會此意思。吾少年時，曾閱華嚴經文。顧於杜順宗下諸作，疑其與契門不合，未欲瀏覽。今始徧閱一過，覺其中自有許多勝義，甚可推崇，惜未爲札記。欲復檢取，又不勝此勞，卽置之已耳。（當時欲爲一長函，以報芝生，而竟不果。）總之，華嚴宗立說，確已粗具統系。但其所短者，卽有許多混亂處，及無謂煩瑣處。他日有暇，或擇要條舉，以告後之留心此宗者。又竊謂杜順真是開山人物。法藏，清涼，其智稍短。然尙能張大一宗之學，亦未易得。至宗密，則等諸自槍矣。

佛家著述過繁。亦頗有不必要者。今後學術門類已多。吾人所必需之新知識，又不知多少。如欲此後研求哲學思想者，皆得讀佛書，以濬其神解，而博其理趣，則非選擇幾部根本

重要之經論，不可。但擇定之後，又必有人分任注疏之責。否則仍是難讀。此等人材，至不易得，必須學術機關注意培養。若北大研究院，能收納此等青年，而予以資給，令其專治一經。學成之後，始下筆為書。務期以今日之活的語言，詳釋古經名義。勿如昔者和尙之所為。（和尙為疏者，皆雜取經論中文字，而編綴之，故不可解。）如此，則有益後學不淺。然此等人才既難得，而又必養之以漸，不可責以速成。未知他日有留心此事者否。

本刊第四卷

第五期要目

關於國民大會告國民	柳適中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	張君勳
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活面	楊毓滋
日本資本主義的現階段	履亮
書信一通——論主宰	熊子真
青年人的煩惱	李文湘

第六期要目

輿論的造成與保障	記者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二】	張君勳
——科學派之國家觀與哲學派之國家觀	楊毓滋
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活面【二】	
——合作事業之推進	
捷克斯拉夫之危機	葛蘭絨
源氏物語——關屋	王錦第
編者後記	編者

對話

領袖人物

Andre Maurois 原著
孫寶毅重譯

(原名 Captains and Kings)

對話一

世間有二種動機：一種是必需的，另一種是神聖的。

——柏拉圖。

在哲學家的家裏，那時是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

日。

(中尉在哲學家的門口按鈴。哲學家親自出來開門

。)

哲學家 (似乎很高興) 看啊！原來是戰勝者！

中尉 我的親愛的先生，戰勝者剛從 Marrakech 回

來，那地方被別人克服了，他擦擦眼睛發覺他自己回到基

督教的土地上了……我是乘飛機回來的，這變化真是意

外的。

哲學家 (請他入內) 你來拜望是很難得的，因為難

得所以是很可寶貴的。自從戰爭發生後，即把我們從聖路

易的課堂裏搶奪去了，把學主變成了軍官，把導師變成了

騎兵，我僅僅看見你三次。但是，剛才門口的電鈴一響，

我腦中即刻就想起了你。

中尉 關於你，有許多次，我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你

不意在那裏碰到我。我時常在晚間閱讀你的大作，我在毯

子上伸直了我的身體伴着我的愛犬，想和你討論。我活得

愈久，愈是不能替同你的思想，但是我愈是尊敬你的人格

；而人格實是一件重要的事。不知道你對於我怎樣想法？

(哲學家坐在火爐旁邊。中尉仍舊站着，他的背向着

壁爐上的板。)

哲學家 誠然，在我看來，亦是如此，這本書使我希

望你在這裏。該書討論關於軍隊的事情，尤其是關於最高

統帥，而出之以一種懷疑的態度。你知道在這次戰爭中我

的職務是一個地方官。一般領袖們無意中所給予我的發笑的慰藉，我覺得十分有趣。我像托爾斯泰小說中的 Koni Jousow，在軍事會議中總是睡眠，所以能够得勝，是由於十二分的鎮定。我又像 Pierrelu 所描寫的霞飛（Ioffre），他有令人不可信的遲鈍。但是我懷疑我的判斷，當我的情感和偏見起來的時候。雖然，在我的心中，我希望我是對的，今晚我仍舊這樣問自己：『戰勝者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是否他可以在另一方面發現一二個有力的理由？』所以我後來自己出發去拜訪他們。現在你既然在這裏，我想我定能把我的思想和『惡魔的辯護人』之間的爭鬥告一結束了。

中尉（坐下來，面對着哲學家）。那末，惡魔怎麼說呢？

哲學家 他說，在戰爭中，機會是最高主宰者；他又說軍官們雖苦心計劃但由命運支配之。他證明，因為有許多意外的事在事前是不能預定的，所以最周詳的計劃實行的時候亦要錯誤，反而最胡塗的倒是成功了。他說，所謂軍事的天才只是神經過敏的人民的一個可笑的夢想而已，就是一個三尺的小孩亦能够明白戰略的原則。他說，一

個大將軍同時是一個大智者是很少的。你想再有比這個簡單的事麼？戰略中只有四個辦法，你在其中選擇一個就得了：你到那裏你就駐紮在那裏，或是你鳴金收軍，或是你攻其中心，或是你轉擊其兩翼。但是這樣幼稚的學問被一種豐富的技術的術語很巧妙的掩藏起來了。在這次戰爭中，我見到某位戰略專家的大作，他寫道，『假定有一條戰線 X Y，甲軍在一方面，乙軍在另一方面。任何人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即刻就可以明白，兩軍接觸的時候，一定有某一軍越過這條 X Y 的戰線。』我知道除了自炫博學的神態以外，軍事沒有什麼特色的了，所謂基本的真理都是從那裏出來的。在這種裝腔作勢的陳腐之語的前面，人民的腦子當然是感動的了。

中尉（微笑）請你不要這樣想法，如果你把他們歸成一組公式，那末不但是軍事學而已，就是任何那一種藝術都不過是迂腐之言罷了。你突然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然而事實必須要反覆沈思，但是，除了他們的意外環境以外，一個小說家所要選擇的，有多少不同的情節？有一打，是不是你這樣想？ Madame Bovary 那本小說所講的是什麼？是一個不貞潔的妻子的故事。Anna Karen-

ina 那本小說所講的什麼？亦是一個不貞潔的妻子的故事。*Tannen Leig* 之役如何？*Cannae* 如何？*Weygand* 在波蘭打內仗如何？另一次在梅因的戰爭如何。但是

Tannen berg 之役和 *Cannae* 之役是不相同的，猶之乎 *Madame Bovary* 和 *Anna Karenina* 之不相同。所以拿破崙告訴你：『一種簡單的藝術；完全依靠於如何把它實施出來。』但是這是不是所有藝術的真理？在一篇關於繪畫的論文中你想得到些什麼？只是些關於畫在紙面上的顏色而已。是否比關於戰爭中的攻守的論文更有價值呢？畫家的畫圖，正如將軍的打仗。你讀過 *Les Thibault* 沒有？這本書描寫一個名醫乘一時之興如何表演他的手術。他所用的都是平常的物件：一塊板，一把家常用的剪刀，鉗子，一盞臘燭燈；但是他在這種別人所猶疑或是不能做的情形之下居然着手成春了。從這個例子可以推論其他。有一種人他只要著手去做，總是成功，這種人隨便到什麼地方都能產生秩序，清明和成功。而且有一種人，他好像不可避免的，總是失敗。所以『機會』這個觀念是毫不相關的。機會很公平的給每一個人或多或少的好運氣和壞運氣。但是有一種人抓住他們所有的機會而利用之；另一種

人雖有幾十個機會也讓他們過去了。機會有時給某一將軍成功或是失敗，有時給別一個。但是 *Caesar* 打了五十次勝仗。

哲學家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考慮。 *Caesar* (註一) 告訴我們的祇是那些他願意我們去知道的。在羅馬恐怕不止一個不滿意的隊長這樣說：『*Caesar* 麼？一個有運氣的人而已。我在 *Rubicon* 看見他。他神經過敏。至於 *Caill* 人，為何由 *Labiensus* 和惡劣的軍團來担当這件事。』

中尉 關於此層，我可以用拿破崙的話來答覆你：『戰勝 *Caill* 的，不是羅馬軍隊，而是 *Caesar* 』；現在我就想拿來證明給你聽。但是為什麼把例子舉得太遠呢。我們不是知道，在這次戰爭中，有許多領袖成功了，有許多領袖失敗了麼？有許多團長時常向着他們的目的勇往直前；有許多却決不能如此。像 *Pitain*。(註11) *Mangin*，(註7) *Fayolle* (註8) 這班人，其他的事情是和別人相等的，但是因為他們步步前進，所以比其餘的人得到更多的結果。於一九一四年時，*Pitain* 是一個團長，*Fayolle* 是一個半新的旅長。這決不是機會使他們飛黃騰

達。這也並不是由於他們得寵。適得其反，Pétain 有一種惡劣的脾氣，而他的幽默時常鬧出亂子。不過，當危險臨在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才藏起我們的驕傲而要求一個魯鈍但是有能力的人去担当這個挽救的大任。試看 Gallieni (註三) 這個人。他起初在 Senegal，在那地方他成功了。後來調他到 Tonkin；他又成功了。當時 Madagascar 起革命，又調他去。他即把該島戡定了。你說這是機會麼？即使說牛頓解決他的問題正是由於機會。

但是你可知道天文學家 Kepler 和他的夫人的故事嗎？她把羹湯放在桌上。Kepler 好像在夢裏一樣說：「你想這是否可能，由『機會』的擺佈，使原子交換和混合起來，無定限的時間和無定限的空間，有一天能把卷心菜，胡蘿蔔等混合起來而造成像你所做的這樣的湯？」「不見得十分好，這是一定的，並且像這樣的湯決不會十分新鮮，」這位有名的夫人這樣回答他。我是贊同這位夫人的。當我嗜到好湯，我就稱讚管家婦的手藝，當我聽到一次名戰，我就讚揚這位將軍，能不能我給你一個顯著的例子，證明一個人能够做些什麼偉功烈業？試看在波蘭的 Weygand (註四) 將軍。當時俄羅斯是全勝的。華沙 (

Warsaw) 是在危險中，丹捷 (Danzig) 線將要切斷了。自從 Weygand 到了一星期之後，就把失地恢復了，俄羅斯兵大敗而回。這是不是『機會』呢？不但是如此；並且我們可以見到如何調動和拯救的。當然，你可以說這種調動是十分簡單的。Weygand 採取正統的辦法：抵住在你前面的敵人，出其不意的攻擊其左右翼。但是須知道在戰爭中，計劃並不十分重要，所重要的是如何去實行它。Weygand 當然有計劃，並且按照他的計劃作戰，行軍神速，使敵人不能準備。他到波蘭並不產生什麼新的策略和新的財源。物料，人數，勇氣都沒有缺少。所缺少的是像 Weygand 這樣的一個領袖而已。「並不是羅馬而是 Caesar 戰勝 Gaul 人的。」

哲學家 但是，可愛的武士，你所認為領袖，他有什么神秘的表徵和特殊的品德呢？是不是成功是惟一的標準。我們說 Weygand 造成勝利，還是說勝利造成 Weygand 呢？我們試以威靈頓 (Duke of Wellington) (註五) 為例。直到他死為止英國人都認為他是領袖的標準，平定國亂，剛毅勇敢，正如後來的與登堡 (Hindenburg) (註六) 一樣。假使他在滑鐵盧打敗了。那末人民對於他

的錯誤的佈置，他的愚笨，他的忽略，將有些什麼批評呢？憤慨的人民將說道：『爲何他離開 Blucher（註十）？三尺小孩都知道後者要失敗的。』還有那在開戰前夜的跳舞會。總司令部中成敗歸之天命的精神再沒有比這次表現得充分的了。但是威靈頓勝利了，歷史家讚揚他的天才。是不是我們最好稱他們爲鴻運亨通？

中尉 我並不是完全拿成敗來論斷領袖。就是滑鐵盧一役，我也並不改變我對於這位軍事領袖拿破命的敬仰。這是政治上的重大的錯誤——呀，亦不止他一人而已——

使拿破命做國家的元首，但是他做將軍的本領仍舊沒有一些損傷。就是最好的賭手，有時亦失敗。同樣的理由，就是最好的將軍，有時亦可以打一次敗仗。有許多阻礙事前是不能預料的，就是最精明的防備亦是徒然的。但是真正的領袖在失敗中和在成功中一樣亦能够顯出本領和能幹出來。Hannibal 在意大利後來幾年中才露頭角，當時『滿頭塗着血但是不低下來，』他仍舊繼續抵抗羅馬人的無希望的爭鬥，而羅馬人卻在源源不絕的增加生力軍。還有 Chanzy（註十一）悲歌壯烈的圍着他的一小队不怕死的死士，關於他們你有什麼說呢？還有對抗拿破命的 Archdu

ke Charles 是一個有名的敗將，又如 William of Orange 在 Luxemburg 的頑強抗戰，又如 Von Kluch 被霞飛回擊的時候，在一晚上把他的全部計劃改變了。所以我們決不可以勝利來斷定一個領袖；我所堅持的說法是這樣，不論你或是你的惡魔來辯難，就是假使給以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資源，那末，偉大的戰士可以成功，而較差的將失敗。

哲學家 但是你可知道關於這一層仍舊很難去證明。當二個將軍接戰的時候，是不是其中必定有一個是勝利的？二個職業兵中的一個軍事的大才！這個比例似乎較高一些。Pompey 的例子在這裏很是適當。在 Caesar 沒有出來以前，他是百戰百勝。他征服意大利，西班牙，劍客，當時真是世無其匹。後來 Caesar 出來，Amyot 告訴我們道：『Pompey 之睨瞰全球，好像一個人之發昏和目瞪口呆。』但如果天不生 Caesar，Pompey 將進而爲 Pompey the Great。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他們全部的生存中，有許多人是被命運所寵幸的，猶之乎在輪盤賭中紅的有時連來十五次。

中尉 命定這個觀念在我看來不但是無稽而且是荒謬

。我是生存在默漢默德教徒中的，命運主義把我自己醫好了。我在你前面談哲學，真是班門弄斧，但是因為我受到你的教訓，所以必須再討論下去。我告訴你，我曾經再三

思考這些問題，我得到一個結論，唯物的決定主義，就是命定以近代的形態出現，決不是一個真理。毫無疑問之科學上的原則是真實的，並且在一既定的系統的限度以內，預知未來的事情是很可能的；但是把這個原則應用到宇宙全體，而認為明天的事情在今天已經固定好了，那是超出我們的經驗很遠了。這實是與經驗相對抗的，因為人類的意志亦是由經驗來證實的一種現實。未來並不埋葬於現在之中。就是對於戰爭的情形，如軍力，鎗械，運輸，天時等等周密劃策，但是也不能一定有把握。所以，我們不要以為建功立業的人只是進取已經預謀好的領域，而是研究模糊不可見的深淵的危機，在這深不可測之中可以辨別出將來的雛形，所以如果他們的意志真是堅強的話，他們實可以照他們的願望彫製將來的樣子。但是這些粗魯的兵士們的玄學，在你看來或許不值一笑罷。

哲學家 適得其反，我可以舉出幾個職業玄學家的名字出來，他們和你抱同樣的意見。但是每一種重新發現的

思想都是新思想，所以我希望你再說下去，因為我正在預備攻擊你。

中尉 我很願如此。這一次我們的戰爭允許我們去冒相當的危險。總之，我以為大人物和普通人之間的最基本的不同處，是在大人物能够知道他的權力，並且知道他能够任其所欲的製造未來。堅決不移的站在我們上面所說過的深淵之前，而起草將來應該如何的計劃。他能够架橋越過，他又收集他的材料；所以他他自己的生活和，和其他人民的生活的建築師。

哲學家（屏息而聽）或許是他們的死亡的建築師。

中尉（沈思後，堅決底說）。或許是他們的死亡。

拿破崙曾說：「我往往生長在時代之前幾十年，」他又曾觀察「人類是任我們的意志去製造的。」一個領袖對於將來愈是有把握，實現的機會亦愈是多。一個大作家確確實實知道他所欲做的是什麼之後，他的書就寫出來了。所以，一個偉大的行動的人對於他的目的和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完全打算之後，我們就可以說他已經成功了。因為我們的理想能够成爲事實。在一個文明的世界中所有的現實都是由理想實現的，除此以外別無他物了。有一架車輛在前

進，就有一種理想跟在車輪上面。一九一八年的勝利未成事實以前在福煦（Foch）（註九）的頭腦中亦是一種理想裏。軍事是如此，政治經濟亦都是如此。明日之世界是等待一個操有權力的超人去造成它。如果戰前的一個大人物對於戰後歐洲應該如何早已有了一個清楚的觀念，那末同他所想像的歐洲也早已存在了。祇要這位大人物有個性和其他的品德就成了。

哲學家 在你所說之中實有許多高明的議論，而我尤其喜歡你所說的行動的人物的景象，細察『時機』的光臨，想像矚矚的將來，而便他的意志得以實現。但是關於你，則我好像一個老劍客，我不想攻擊你，但是我看見你已失去了掩護。是不是你真以為祇有意志即足够了。在戰爭開始時，你們戴白手套的 Saint-Cyriens 的意志是想傾其全力進攻德國機關槍防線，但是他們不能夠如此。一九一八年時，魯登道夫（Ludendorff）想直衝 Champagne 防線，但是他沒有想到頑強的抵抗使他停頓了。可見將來不能完全決定，而是完全玄虛的。或許可以把將來在事前製成幾個樣子，但是不能夠完全預定。例如建築碼頭的工程師，他不能夠任意選擇他所喜歡的圖樣。他必須測量地勢，潮力，和考慮資本的能力。所有這些情形限定他的工程計劃，結果只給他一個侷促的，形狀不規則的建築範圍，而不能夠任他的意志為所欲為。建築的工頭可以規定動工的時間，但是限於這個界限以內，這個界限我們可以稱之為『事實的可能範圍』。所以，一個人若使不能夠在這些不可侵犯和不可見的界限以內限定他的思想，在我看來，就不夠資格做領袖。我們一九一七年的進攻就沒有考慮到什麼是可能的和什麼是不可能的。

中尉 你須知道，這是 Lyautey 的意見。他對 Renouard 上校說：『來，這是一個適宜於 Grand Duchess of Gerolstein 軍隊的計劃。』

哲學家 這是一個沒有實質，沒有和外界接觸的計劃。太圓滑了，好像二等的小說。自像 Pétain 這樣人物來指揮之後，才考慮到當時的情形。他說：『我們不能夠做什麼事情，除非我們有了坦克車和美國幫忙之後。』

（未完）

世界珍貴名著 抗戰聲中必讀

魯屯道夫著
張君勳譯
全民族戰爭論

本書係德名將魯屯道夫所著魯氏在歐戰時曾任參謀總長主持德國全部戰爭二年此書乃本其畢生經驗列舉近代戰爭各要素而成誠近世政治軍事財政經濟技術五方面綜合的一部巨著注意國防者之必讀品

第一章 全體性戰爭之本質

第二章 民族之精神的一致團結即全體性戰爭之基礎

第三章 經濟與全體性戰爭

第四章 國防之實力

第五章 國防力之成分及其使用

第六章 全體性戰爭之實施

第七章 主帥

附譯者著魯屯道夫小傳一篇，凡魯氏生平之事蹟，靡不詳舉。讀者且可於小傳中得悉德國參謀本部之組織以及歐戰時德國之備戰工作情形等等。

『本書內容，自其淺者言之，可增進一般人之軍事常識；自其深者言之，含有戰略戰術之原理，與歷史上大戰方略之批評。正吾國人今日注意國防者不可不讀之書。』
本書各國均有譯本，全球讀者，不下千萬人。此書係張君勳先生根據德文原本譯出。譯文忠實，而又暢達，彌足珍貴。

上海霞飛路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出版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 各埠大書局均有代售

再生雜誌 第四卷 第八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號出版

北平西城府右街圖樣山甲二十一號

編輯者 再生雜誌社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代售處 北平西單成文書局 天津各書局 及各

本刊投稿規約

1. 凡關於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諸論文無論譯著一律歡迎

2. 稿件以五千字左右為合格

3. 言論須出於自發

4. 稿件未經登載者如付足郵票可以退回

5. 登載之稿略致薄酬

6.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府右街圖樣山甲二十一號再生雜誌社收

生雜誌社收

目 價		本 刊		
國內各埠不另加郵費特刊訂閱者不另加費	國外加郵費每册五分	全 年	半 年	零 售
		二十四册	十二册	每 册
		一圓二角	六 角	六 分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張君勳著

三十二開 實價九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佛家名相通釋

上下兩卷 定價一元五角

熊十力著

北平文奎堂來薰閣等處代售